

[·抗战期间我在华南转运物资的回忆](#)[·沦陷时期的沙坪封锁线](#)[·抗战期间亲历增城县政回忆](#)[·侨居美国的前广东空军人员记述参加抗战的二三事](#)[·回忆我在朝鲜战场的经历](#)[·青山忆旧](#)[·在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工作的一些回忆](#)[·我从事中药业的回顾](#)[·广州市抗美援朝运动纪事](#)[·参加广州医疗队抗美援朝的回忆](#)[·花县支援抗美援朝中的几个动人场面](#)[·白云辖区的抗美援朝运动](#)[·广州回族人积极支援抗美援朝](#)[·我们积极参与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](#)[·陈祖沛与大成行在抗美援朝中捐献三架战斗机](#)[更多>>](#)[抗美援朝时期](#)

侨居美国的前广东空军人员记述参加抗战的二三事

刘锦涛

笔者去年曾到美国探亲，得晤阔别多年亲友，其中有侨居美国的前广东空军旧同学旧同事多人，均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，如××、马俭进、陈瑞钿等，久别之后，异国重逢，倍感亲切。××是广东开平县人，早年毕业于广东空军航空学校第三期甲班。在广东空军任队长多年，后广东空军归并于南京中央。抗战开始时被任轰炸大队大队长。仅执行过一次出击任务，即被撤职查办，后又复职。不久，调任空军轰炸总队副总队长，再调任战时驻广西桂林的空军第三路司令。抗战胜利后，空军总司令部成立，××被任为空军训练司令部副司令。去台湾后不久退役，举家移居美国。我们在美国三藩市见面，几次畅谈往事，颇有感慨。兹将此忆述中的几件事记录下来，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。

一、粤空军参加淞沪抗战

1932年初，爆发了“淞沪抗战”。当时西南政务委员会空军总司令张惠长（注）、参谋长兼空军第一大队司令黄光锐，为了响应全国人民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侵略的行动，即派出当时空军第二中队赴沪参战。组成人员为队长丁纪徐，副队长谢莽，分队长吴汝鏊、陶佐德（均广东航校第三期毕业生），队员余彬伟、陈信源（美国归侨），还有广东航校毕业生梁达文、容章炳、刘沛然、林振亚等。该队配备的飞机为美制旧式“可塞”（CORSAIR）等战斗机共六架，另一架“莱因”（RYAN）机担任运输。

在1932年3月上旬某日，我们由广州大沙头机场出发，同日下午到达湖南长沙。当晚受到湖南省航空队设宴款待，停留两晚，继续东飞到达江西南昌。当时蒋介石中央的接待人员，即劝告我们说：“你们暂时不要再往东飞了，日本人扬言，广东飞机队飞到什么地方，他们就要打到什么地方”。我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代表广东省三千万人民的抗日意愿而来的，日本人现在侵略上海，我们就要打到上海”。翌日，我们先飞到南京，在明故宫机场着陆。当晚，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励志社设宴招待（当时中央政府已搬迁到河南洛阳）。席上何应钦仍是极力劝阻我队不要飞沪，他还将当时兵力的分布、武器弹药的贮备，均不利于打仗的概略告诉我们，要我们知难而退。我们仍以如在南昌时所说的是代表广东人民意志而来的话作答。何最后还这样说：“你们是我们空军的种子，不能以此作牺牲。”作为宴会的结束语。我队因此在南京延误了三天。最后我队还是坚决前进，绕过上海市到达杭州笕桥机场上空。

那时笕桥机场刚受过日机空袭，跑道弹痕累累，不能降落，只好继续往东南飞，降落到一个名叫乔司的辅助小机场。我们着陆后，预计到日机一定会来袭击，即紧急部署作战计划，乔司机场位于杭州东南海滨的一片长滩上，是临时筑成的。跑道西南边有一片茂密的果树林木，有利于飞机物资掩蔽。中央的第二、第六航空队，已有三数架飞机在此警戒。

我队到后的翌日清晨，日机果然来袭。队长丁纪徐即临时借用中央航空二队的一架德造容克（JANKERK47）式战斗机升空迎战，分队长吴汝鏊、陶佐德，队员余彬伟、陈信源、刘沛然等，分驾各机也升空迎战。中央二队队长石邦藩、中央六队分队长赵普明（赵是广东航校机械班生，到中央服务后转为飞行员）两人分别驾“容克”和“可塞”飞机迎战。日本舰载战斗轰炸两用机九架密集编队，由海上来袭，另高层有驱逐机掩护。分队长吴汝鏊首先向敌机攻击，因高度未够，俯角小，尚未达到机枪交点有效射程，而受到敌机密集编队后座九挺机枪直线射击。吴的飞机发动机中弹损坏停车，被迫脱离战斗，迫降农田，机毁，吴受轻伤。丁纪徐和石邦藩所驾的是同一型号“容克”K47战斗机，同时由敌机编队右侧上方大角度俯冲向敌机编队长机攻击。脱离爬高时，即受到高层掩护的敌驱逐机俯冲攻击，引起激烈的缠斗。敌众我寡，中央第二队队长石邦藩左臂中弹后高速俯冲脱离战斗迫降。敌机编队受到我机几次攻击后，可能已受损伤，投弹命中率很低，大部份炸弹投到跑道北端和场外。战斗结束后，各机仍能在跑道上安全着陆。是役中央六队赵普明腰部中弹迫降，失救牺牲；中央二队队长石邦藩（早期北京南苑航校毕业）左臂受伤截肢；我队分队长吴汝鏊轻伤；我方损机三架。敌机是否有损失，没有情报，这是一场赔了本的战斗。

次日，再由我们队长丁纪徐领队带领五架飞机往上海上空巡逻搜索，未碰上敌机，原来是驻沪西虹桥机场的中央航空第六队与敌机遭遇发生空战。队员朱达先（印度人，因在印度闹革命，被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当局缉捕，辗转逃亡到广州，投入广东航校第三期乙班，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第四航空队，后调到第六队）是日驾驶一架英国制的BLACKBU RNLINCOCK驱逐机与多架日机在虹桥机场附近上空战斗，在敌众我寡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经过格斗，机身中弹很多，朱右足亦中弹，幸仍能脱离战斗回到机场着陆。正在战斗之际，中央六队分队长黄毓铨（黄是美国归侨，曾在广东航校任职，并曾与其兄黄毓沛、丁纪徐等，赴苏联深造，回国后转到中央航空队服务）因回广州结婚，刚返到上海虹桥机场队部，目睹朱达先空战伤后着陆，黄行装未换，即穿上飞行衣，登上朱达先那架弹痕累累的飞机，升空迎战。当他离空平飞增速后，拉起爬高之际，飞机骤然操纵失灵坠地，机毁人亡。事后经过检查，发现操纵系统的钢丝绳已断去大部份，经过平飞加速骤然大力拉杆上升，所剩余部份钢丝绳承受不了而骤断，以致失去操纵坠地。黄毓铨之死，是因飞机空战中弹后，未经检查，即急于升空迎战，致遭不测。勇气实殊可敬，死则深感痛惜。此役另有一个名“拍索”的美国人，（BOBSHORT）（当时报上译作萧博勃），他是美国“波音”（BOEING）飞机公司的表演驾驶员，在中国推销一种P-12式驱逐战斗机。战事爆发时，这架飞机仍停置于虹桥机场。是日拍索也驾机升空协助我方迎战，在上海与苏州之间上空与日机相遇，经过翻腾格斗，被数架日机围攻而被击落。



版权所有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

网站统计 粤ICP备05084687号-2

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219号

